

瞳 孔

宋小词 著

四个让人热泪盈眶的故事，四种让我们仰望星辰的黑暗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作家书系

瞳 孔

宋小词 著

四个让人热泪盈眶的故事，四种让我们仰望星辰的黑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瞳孔 / 宋小词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6

(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作家书系)

ISBN 978-7-5399-9511-3

I. ①瞳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1287 号

书 名 瞳孔

著 者 宋小词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625

字 数 145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511-3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血盆经 001

开屏 063

太阳照在镜子上 129

瞳孔 207

血
盆
经



1

入惊蛰了，天色将晚时发的春雨。春雨如铜豆，砸在瓦上、地上、树叶上，砸出一大片叮铃咣当的声响。天火擦着地火，轰隆隆的雷一个接一个响在屋脊上。何旺子跟大伯歪在火塘边，一株柳树苑烧得好似三魂丢了两魂，时不时地冒青烟。从房梁上牵下来的一根铁钩上挂着一把炊壶，炊壶一身黑垢，在火上保持沉默。

大伯用生锈的火钳从树苑上打下一块火屎将烟点燃，吸了两口，然后嘴巴鼻子里就跑出一团烟雾。大伯的意思是想让何旺子去跟茶铺村的起亮学道士。

何旺子对这个安排显然不满意，乡村的道士都是披着黑袍子在死人面前哼哼唱唱，还要被人捉弄。丢人。他嘟了嘟嘴，颈子骨断了似的，连带着脑袋也耷拉下来。

大伯吐出一口痰，轻蔑地说，跟我做脸色你不够格，你又不是我生的，我这么年纪还为你操心打算，你别不知好歹。

雷已走远，尾声像屁一样柔软。火塘没什么热气了，何旺子打

了个冷颤。

何旺子七岁丧母九岁丧父，把父亲送上山后，大伯就把怀抱灵牌的何旺子牵回了家。大伯有一双儿女，儿子是瓦匠，在广东打工，女儿是裁缝，也在广东打工，每年就春节隆重地回来一趟。何旺子在大伯锅里吃了一年后饭，大妈将田甩给了邻人也到广东打工去了，在儿子做工的工地上给人做饭。大妈走了，大伯守不住城，就做主让正读初二的何旺子下学，这让何旺子身上松快一大截。他读不进书，他宁可进红火灶也不愿进学校，不仅同学老师嫌他，连窗口打饭的师傅都嫌他，打了一瓢还要一瓢，看不懂天色又看不懂脸色，磨人。他还讨厌他的同学们随随便便就跟他取绰号，什么娃娃子、小男妖、娘娘腔、矮瘪瘪等，这些绰号像一坨坨屎拉在他脑袋上，弄得他臭气熏天。

下学后，大伯就安排他跟人学手艺。当学徒就有人管饭，大伯就可以出门了。学了一年裁缝，钉扣子钉得颗颗对不上眼，缝的裤子一条腿能扫着地，一条腿还吊在小腿肚上。裁缝师傅跟人赔钱赔工又赔生意。还未出师，裁缝一个电话把大伯给打了回来，让领回去。那就学篾匠吧，学了三个月，手上脸上身上被篾片划得全是血口子，篾匠师傅从他拿篾刀剖竹子看出这孩子不止脑子少一根筋，心上还缺个窟窿眼，拨一下动一下，没用神，也退了他。后又学理发，在理发店里做了两个月学徒，店老板就对他大伯摇了手，说，这孩子来店一个月后试着让他给客人洗头，客人头发还未曾打湿，

衣服倒是全湿透了，连袜子都能拧出水来。他来这两月，我客源丢了一大半，我这哪是招学徒分明是招了一瘟神。大伯从广东赶回来，在理发店给了他一巴掌，扇得他在地转了两圈。回了家，大伯折了柳树条朝他身上抽。大伯说，叫你拖累我，叫你拖累我，这也学不好，那也学不好，死了得了。大伯无论怎么打，都不打他的头，大伯怕打头把他打得更笨了。大伯不打头，何旺子心里便不怎么生恨。

在大伯决定他学道士前，何旺子牵了一年的瞎子。那瞎子是邻村的一个算命先生，走村串巷给人算命，生意不好，但糊两张嘴是没有问题的。只要天不下雨，何旺子每天都会去瞎子那里。瞎子一手拄着棍，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推背图似的推着他往前走。何旺子斜挎着签筒，怀里抱着胡琴，走村串巷，偶尔也到镇上或邻镇上。过一个人家就将手里的胡琴拉一阵响，嘴里没心没肺地嚷着，算命啦，算命啦。

牵一年瞎子，何旺子连四柱八字怎么排都不清楚，倒学会了拉胡琴。瞎子手把手教他拉《小妹今年一十七》，还教他唱，小妹今年一十七呀，收拾打扮去看戏，外带小生意啊，依啊哟，外带小生意啊。瞎子唱得有滋有味，脸上生出釉光。瞎子还鼓动旺子跟他一块唱，说，旺子，人活着就图一快活，有吃饱饱胀，无吃烧火向，命好命歹都是一生，日子过完了都得往坟里爬，爬到坟里了就再不能出声了，所以人活着都得闹出点动静来，来唱曲热闹一下。何旺

子就跟他唱起来，小妹今年一十七啊，收拾打扮去看戏，外带小生意啊……

何旺子走路从不看天，脑袋像皮球似的吊在胸前。瞎子推着何旺子，说，走路要把背捋直。何旺子赶紧把后背一挺，瞎子怎么知道他是驼着背的？何旺子觉得瞎子有些本事，心里便有些恭敬他。

他想把这个瞎子继续牵下去，可是瞎子突然就死了，他拉着胡琴拉着拉着头猛地一歪人就过去了。瞎子给何旺子留了五千块钱，说是何旺子一年的脚路钱。握着钱回来，半道上，何旺子看见路边一根埋在泥里的竹棍子，忽然觉得胸口堵得慌，便放响地大哭起来。

这个年，何旺子过得有些悲伤。瞎子一死，他觉得心里的一盏亮灯又灭了，不知道大伯又如何安排他？自大妈去广东打工后，堂哥堂姐和大妈都不回来过年了，大伯每晚睡觉在床上像煎烧饼，翻过来又翻过去。有时睡到半夜，大伯还坐起来骂何旺子的爹妈，狗日的你们两手一甩享清福，给老子弄这么个包袱？“包袱”睡在对面的小床上大气也不敢出。

半夜里大伯捶着床叫旺子。

何旺子立刻光着身子竖在大伯床前。大伯吐出一口痰，说，你个狗日的，老子这次给你的安排，你要再待不长久，弄个三五月就让人辞退，你他妈直接去跳大堰淹死了算了，老子这把老骨头，经不起你这个杂种日的折腾了。听到没？

听到了。何旺子轻声地说。

去！

何旺子复又回到床上，刚刚温热的被窝现在又是一片冰凉。何旺子卷紧被子，蜷着身子，睁着眼睛看着房梁，眼睛里有团湿漉漉的东西，他用了半宿的工夫硬是生生地给憋回去了。

那天晚上他想，学道士就学道士吧。一根草儿一颗露水，不会饿死的。

2

一夜春雨，村庄又攒出许多绿意来，太阳刚出笼，新鲜得很，照得人眼睛和心里都亮堂堂的。大伯左手提着两块黄沁沁的腊肉，右手提着一大壶粮食酒。何旺子要学道士的事，村小组的人似乎早就知道了。几个太婆和鳏夫守在村口超市那儿跟大伯打招呼，说，旺子去学道士啦？说着还呵呵地笑，有嘲弄的意思。何旺子朝说话的人白了一眼。

马太婆拄着拐杖，用掉了牙的嘴叮嘱何旺子说，旺子，这个要好好学。

何旺子点着头说，学好了就从你开始。

超市门口顿时响起一阵笑声。大伯一巴掌轻轻拍在他的脑袋上，说，小狗日的，还学会编派人了。何旺子头一扭，躲开了大伯。他随手撒下一根杨树枝，扬起一甩，路边隔生的几株油菜就倒了地。何旺子就这样，开在路边的花总逃不开他的闷棍。

在路上碰到了邻组放财神的六儿。六儿手里握着厚厚一卷红纸条，红纸条上用黑笔歪歪扭扭写着“财神”俩字。两个裤兜鼓鼓囊囊的。六儿的嘴巴像红艳艳的，都是沾口水贴财神，被红纸染的，有一抹红还窜到人中上去了，让何旺子好笑。

六儿也是跟着大伯过生活的，每次看到何旺子便很亲切，隔老远就打招呼，旺子，你今儿怎不牵瞎子？

何旺子说，瞎子死了。

六儿呵呵一笑说，你干脆跟我一道放财神得了。

大伯也笑着问六儿，六儿，你过个年放财神能挣多少钱？

六儿说，挣一大把。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，全是五毛一块的小票。

大伯更加乐呵了，说，嗯，确实多，可以娶一窝媳妇了。

六儿嘿嘿傻笑，老鼠似的一双眼睛里放出老鼠眼似的光亮来，说，我家大伯说了，等明年就把翠姑娘给我娶来，她能跟我生个孩子，我们冯家的香火就接上了。大伯呵呵大笑说，你大伯会配，歪锅配瘪灶。蛮好蛮好。大伯笑着，在扭头看了一眼何旺子后，笑容就垮下来了。大伯说，开过年，你都快十九了。

何旺子不作声。他对自己的年龄没有什么概念。他从未过过生日，以前父母在世时就不提他的生日，父母成天泡在田地里一门心思地挣钱，何旺子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要花几万块才能治好。后来，父母就没再提治病一事了，他们打算将钱留着生二胎，在母亲去乡卫生院取环回来的路上，被一种叫血鳝根的毒蛇咬到了脚背，还没等医蛇毒的先生到，母亲就落气了。母亲一死父亲无管无收，天天打牌喝酒，田地里稗草长齐腰身也懒得管，老本吃完了父亲也死了，他冬夜里在别人家喝醉了跌到大堰里淹死的。何旺子曾掰着手指头盼了一年，可三百六十五天，竟匀不出一天来做他的生日。一年一年就这么过来了。后来他把自己的生日悄悄定在了大年三十，那天有吃有穿很适合做生日。

大伯继续说，等翠儿跟六儿生了孩子后，我也把翠儿跟你弄来。你虽无用神，但你们么房的香火不能断，不然，我这大伯将来死了也没脸见你爹。

说起来，何旺子跟翠儿还同过班，两人曾共一条长板凳在到处裂缝的小学校里读过“a、o、e”。翠儿头发枯黄，像晒干的稻草，眼珠子似抹了糨糊，转一下就跟扭老电视的频道一样得费点劲，腭脸，嘴巴短，连牙齿都包不住，翠儿是傻子，生得也就一副傻样。何旺子不喜欢她，用粉笔在桌上重重画了条线，一上课，两人的胳膊肘就推来推去，弄得袖子上全是白灰。还打架，用课本打，啪啪啪，打得纸片满天飞。最后两人就抱在一起扭打，何旺子身子单薄

像根芝麻秆，翠儿身子壮实像盘磨，三下五除二就将何旺子压在了身下。一年后，何旺子甩掉翠儿到二年级去读“上中下天地人”去了，翠儿还在一年级读“a、o、e”，连续读了三年就下学了。

同在一个村里，何旺子经常看到翠儿。翠儿依旧是嘴巴包不住牙齿，以前翠儿只是脸上发了酵，面团似的，现在翠儿的胸跟屁股也跟着一起发酵了，到处扯帐篷般胀鼓鼓的。每次见到何旺子，翠儿那眼珠子就上吊似的往上翻。何旺子就对着她乱拉一阵胡琴，说，你还记着仇呢？

翠儿屁股一抬，脖子一扭“哼”一声就走了，那眼睛如卷了口的刀子迟缓地刺了何旺子一刀。

瞎子问，是翠儿吧。何旺子说，是呢。瞎子说，她是个俏八字。何旺子说，俏八字？瞎子说，跟谁都配着呢。

听说翠儿十五岁就寻了人家，是邻镇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哑巴，嫁过去一年后就替哑巴生了个儿子。翠儿恋家，在别家屋里待不长，总爱跑回来，哑巴家里还曾用绳子锁过她。那时翠儿妈还在，翠儿妈是个护犊子的，提着把菜刀跑人家家里一刀插人家饭桌上，说，老子姑娘虽是个傻子，可不是畜生，你们这样再这样欺负她，老娘剁了你们。哑巴没办法好歹哄着翠儿生了孩子，喂奶喂到四个月，翠儿再跑回娘家，哑巴也就懒得去接了，后来这婚就给离了。离了不到两月，翠儿就又出嫁了，嫁的是个傻子，不到一年翠儿给傻子也生了个儿子，翠儿照样爱跑回娘家，傻子最后也跟翠儿离了。

翠儿今年二十岁，嫁了四次，生了四个孩子。翠儿妈在翠儿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患癌死了，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，道士念了三天经都没闭上，没办法就这么睁着眼去火化的。剩下个奶奶耳朵聋成门板，听什么话都跟车风车一样，给翠儿做主的是她的姑妈。姑妈不傻也不聋，见了钱更是心明眼亮。

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大伯像是生了气，说，六儿的大伯最会敲算盘，娶翠儿最划算，又不用摆酒也不用请客，出几千块钱，就可把人领来，她还会生孩子，生的都是儿子。他冯家幺房的香火算是续上了。

3

茶铺村漫山遍野都是茶树，春雨洗过，一株株油光水滑。许多茶树的枝桠间都已绽出米粒大小的嫩芽，泛着绿光。

大伯站在坡地歇了口气，说，再过几天就是茶期了，你要帮着师傅采茶，给人做徒弟，要舍得下力气。

何旺子吸吸鼻子，说，嗯。

过了那道长长的坡，就到了起亮道士的家。四四方方的水泥稻

场围了一圈白色的栏杆，木栅门大开着，两旁种的是蔷薇，一辆银白色的面包车光闪闪地停在角落里，车屁股后面还贴了道符。

一个穿暗红色棉袄的女人蹲在屋檐下刷牙，看见他们后，朝屋里喊了声，起亮，来客了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灰色夹克和蓝色牛仔裤的男子便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包烟，隔老远就抽出一支，递给大伯。大伯两手没空只能用耳朵接过。大伯将手里的腊肉和烧酒朝起亮扬扬说，小心意。起亮接过，说，莫客气。

大伯将身后的何旺子扯了过来，朝起亮跟前一推，说，旺子，这就是起亮师傅。

何旺子忽然红了脸，扭捏着不愿到师傅跟前。急了，干脆转过身去。

大伯照他的背捶了一拳，又对起亮说，我也不指望他将来能组个班子，你带他一天是一天，混口饭吃。这孩子，个子矮，脑子笨，就这个样，能干什么呢？将来等我百年了，他就只能进福利院。起亮说，先进屋吧。

屋子收拾得很干净，堂屋的正墙上挂着一幅画，一个须发倒竖的男子，瞪着铜铃般大小的眼睛，举着剑，骑着一只老虎，那老虎四脚踏云，张着血盆大口，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看得何旺子肉跳。

画像前是一张八仙桌，桌上三个盘子装着橘子、梨子和香蕉，

一个铜香炉，炉里的三支香已经燃尽，中间那支香还有半指长的灰烬未落下，弯弯地吊在香桩上。屋子里有股浓重的檀木香味。

饭是在堂屋旁边的一个屋吃的。那个穿红棉袄的胖女人很是麻利，小半会工夫，热腾腾的菜就把桌子给铺满了。何旺子牵张瞎子时跟着瞎子一道也吃过百家饭。瞎子说，桌上的饭菜是主家的家底也是主家的心情。何旺子觉得道士家底子厚，心情也厚。桌上有腊鱼腊肉，鱼糕鱼丸，有猪蹄炖海带，还有鸡子和萝卜做成的炉子，几盘小菜炒得有红有白，很好吃的样子。

大伯跟起亮边吃边聊。起亮有个儿子做木匠，在外面包一些活儿干。起亮的道士班子原先有八个人，一个出车祸死了，一个到外地打工去了，现只剩六个人，都在六十岁上下。起亮说，做法事，光念经还可以，如果步罡踏斗，道场绕棺就发虚汗，上气接不了下气。如今，年轻人谁看得上这门营生，说是什么老封建，都学手艺出去打工了。等我们这班老的去，这乡里以后再死了人，都过不了奈何桥了。

大伯对能否过奈何桥不怎么看重，他抿了一口酒，问道，现在老了人一场法事做下来要多少钱？

起亮说，现在的人重生不重死，也不会做全套法事，也就三四千块钱。

大伯说，一个月可做多少场法事？

起亮说，大概四五场吧。

大伯就算了起来，说，一场最低算三千，一个月就是一万五，你得五千，余下一万六个人分，一人也能分个一千大几，收入可以啊，还不算田地和茶园的。大伯四处打量着屋子，说，你看你们家又是瓷砖又是彩电，还有车，比我们到外面打工强多了。大伯捏着手指头越说越兴奋。

大伯将何旺子一拍，旺子，好好跟起亮师傅学。

何旺子饭还没吃饱，大伯就把他的碗夺下。大伯从袄子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来，那是三千块钱，还是瞎子留给他的。大伯递给起亮，说，亮先生，你就收下他吧，让他跟着你，找口饭吃。这是拜师钱，少了点，但我们也只有这个能力。

起亮在剔牙齿，一只手遮住嘴，但从手上的动作可以看出，食物扎在了他最里面的一颗上牙里。何旺子觉得起亮不会答应大伯的要求，可剔完牙的起亮接过了大伯手里的钱。

起亮领了何旺子到堂屋。指着那幅画像说，这是张道陵张天师，我们这个教是道教的正一派，就是张天师创的。起亮拈起三根香，忽地看见香炉里的残香，略略吃了一惊，说，嘿，今天这香有点意思。大伯说，怎么了？

起亮说，这是一炷点头香。说着将手里的香点燃，递到何旺子的手里。说，给祖师爷上香，你人嫌狗嫌，但祖师爷不嫌。入了他的门，就得好好学道。

何旺子接过香径直就插在了香炉里。方才不敢多看张天师画像，